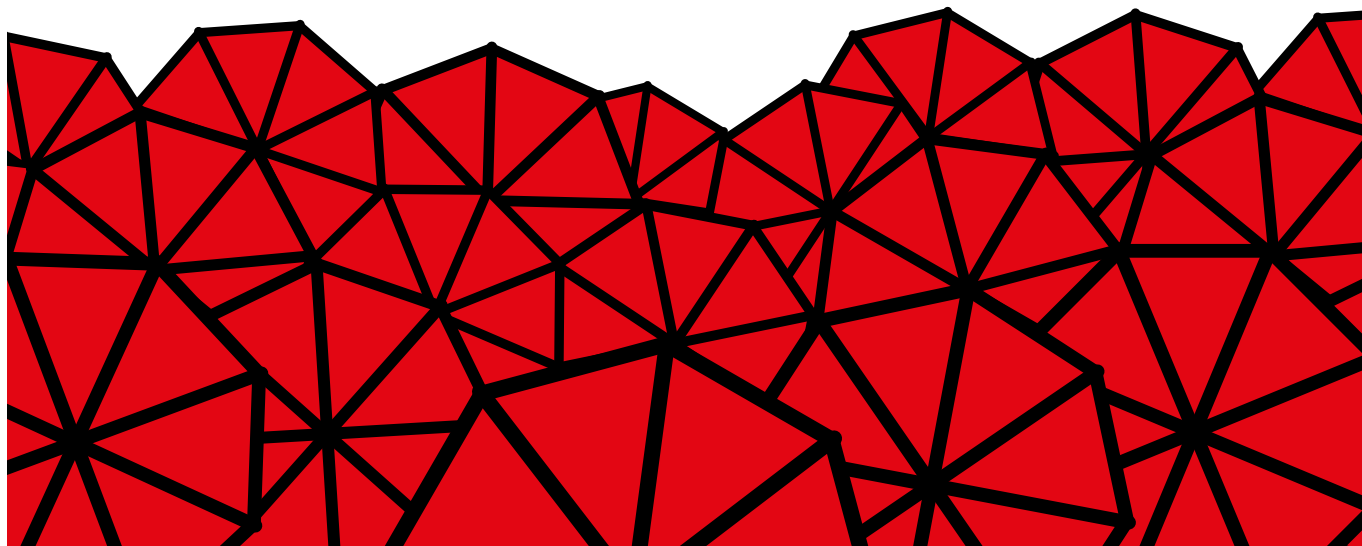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促进健康和人权

简报 案例研究——
性工作法律的
实施及其对性
工作者的影响



案例研究——性工作法律的 实施及其对性工作者的影响

介绍

性工作相关法律极为复杂；不同国家有不同法律模式，有时甚至同一国家也有多个模式并存。NSWP发布了对208个国家和地区管理和将性工作刑事定罪的有关法律的汇总，其中包括一些国家使用的地方立法。该汇总收集了影响性工作者的法律信息，包括：将买卖性服务刑事定罪；将为性工作的提供便利的活动、管理或组织性工作进行刑事定罪，以及其他用于管理性工作的法律，如强制性健康检查和旅行限制。

虽然了解立法和条例很重要，但不能使我们全面了解性工作法律对性工作者生活的影响。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了解法律是如何实际解释、执行和实施的。NSWP整理了七个全国性案例研究，以汇集

虽然了解立法和条例很重要，但不能使我们全面了解性工作法律对性工作者生活的影响。

不同法律框架下警方和其他政府当局如何解释和执行性工作法律的信息。这些案例研究检视了在法国、希腊、吉尔吉斯斯坦、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和塞内加尔的性工作法律，目的是帮助我们了解实施不同的性工作法律框架如何影响性工作者。我们把案例研究委托给每个国家的国家顾问进行收集的。他们的任务是开展焦点小组和对性工作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例如，警察和有代表性工作者经验的律师）进行访谈。他们使用详细的调查框架来了解每个国家的性工作法律是如何执行的，以及这些法律对性工作者的影响。这七个案例研究已全文发表在NSWP网站上的相关国家网页上——一本全球简报文件提供了摘要。

法国

虽然那些为新法律游说的人认为，这一法律将使性工作者“合法化”，但在北欧模式下并不能实现这一目标。

2016年4月，法国采用北欧模式，引入将购买性服务刑事定罪的法律，并保留将第三方¹刑事定罪的法律。虽然那些为新法律游说的人认为，这一法律将使性工作者“合法化”，但在北欧模式下并不能实现

这一目标。虽然在国家层面禁止拉客的法律被废除了，但性工作者继续因为地方性的法律而被刑事定罪。例如：禁止性工作者的车辆停车，或禁止在公共场所从事性工作。这对法国的性工作者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法国有庞大而可见的户外性工作传统。警方继续以性工作者为目标进行逮捕，并定期采取行动，旨在“清理”法国公共性工作区域。性工作者不仅仍然因拉客而受到警方的骚扰和逮捕，他们还成为税法起诉的对象。提供性服务的行为在技术上是合法的，因此性工作者应该申报他们的收入。北欧模式的引入对法国的性工作者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法律将客人刑事定罪，导致客人数量减少，剩下的客人现在拥有了更多的议价能力。结果，一些地区的价格下降了一半，性工作者的收入也因此减少。需求减少导致谈判安全性行为的能力下降，更多的性工作者现在被迫在没有避孕套的情况下提供性服务，以确保收入。性工作者现在在更偏远的地区工作，以避免警察的注意，这增加了他们对暴力的脆弱性。在北欧模式下，性工作者越来越依赖第三方。在巴黎工作的中国性工作者解释说，他们再也找不到街上的顾客了，因为他们太害怕了，不敢和他们交谈和谈判。他们发现的唯一解决方案是找中介写广告和接听电话，让他们安排约会。他们以前是独立的，现在必须支付中介报酬。法国的移民性工作者的处境仍然岌岌可危，警察针对街头性工作者的行动通常是专门为寻找、逮捕和驱逐移民而设计的。根据新法律建立的退出路径已经失败。在法律出台3年后，2019年年中，只有180名性工作者从退出路径获得支持，而目标是每年支持500至1000名性工作者。退出路径是行不通的，因为性工作者在退出时可获得的资金很少——比人们通过社会保障体系所能获得的资金少——而移民如果使用这个路径，他们的居留许可就有可能丧失。

你可以在[这里](#)阅读关于完整的法国案例研究(英文和法文)。

¹ “第三方”一词包括管理者、妓院所有者、接待人员、佣人、司机、房东、出租房间给性工作者的宾馆，以及其他任何被视为给性工作提供辅助的人。

希腊

性工作希腊是被高度监管。这项法律于1834年首次出台，原因是为了应对梅毒爆发后的公共卫生问题。根据希腊的法律，性工作只能在国家许可的妓院合法进行。地方政府能够决定该地区有执照的妓院数量。要在国家许可的妓院合法工作，性工作者必须获得个人执照。许可证为期三年，申请过程需要一些法律和医疗文件，如身份证明、犯罪记录检查和艾滋病毒检测结果。一旦获得执照，性工作者必须每15天对性传播疾病进行一次医学检查，每3个月对艾滋病毒进行一次检测，每月对梅毒进行一次检测。结婚的性工作者不能获得执照，只有单身、离婚或丧偶的妇女才有资格。即使是在国家许可的妓院

事实上，在希腊，现有的有执照的妓院在色情业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因为地方当局不会发放新的执照。

院作为女佣或接待员工作，也必须获得个人执照，他们必须年满50岁，并且必须接受性病、艾滋病和梅毒的强制性医学检测。事实上，在希腊，现有的有执照的妓院在色情业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因为地方当局不会发放新的执照。性工作者不愿意登记，因为他们不想被当局当作性工作者记录在案。因此，希腊的大多数性工作都是非法的。因此，性工作者害怕向警方或检察官报告针对他们的犯罪，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会被逮捕。大多数受访者表示，他们不信任警察，感到受到警察的威胁，而不是保护。国家许可的妓院的性工作者定期到警察局检查执照和医疗证明。如果文件符合要求，性工作者不会与警方有问题。然而，街头性工作者却面临着不同的情况。他们经常被逮捕，被控拉客，然后被罚款。雅典大多数街头性工作者报告说，他们被多次罚款，无力支付。他们的案件经常在他们缺席的情况下审理，唯一的证据往往是警方的证词。参与本案例研究的受访者指出，在户外工作的男性性工作者往往被警方放过，警方将注意力全部放在女性性工作者身上。然而，来自雅典一个地区的跨性别性工作者报告说，警方现在保护他们免受攻击和骚扰。

你可以在[这里](#)阅读关于完整的希腊案例研究(英文)。

吉尔吉斯斯坦

在吉尔吉斯斯坦，提供性服务没有被刑事定罪，但许多与性工作有关的辅助活动是非法的，这对性工作者产生了负面影响。街头性工作者面临着被逮捕和因轻微流氓罪而被行政起诉的危险。直至2019年，被以这些罪名进行控告的性工作者，会被罚款1500索姆（20欧元）或行政拘留长达五天。然而，2019年1月出台了新的法律，将罚款提高到60000至80000索姆（750-1000欧元）或“拘留限制”（个人必须住在

然而，在吉尔吉斯斯坦，警察利用法律向性工作者勒索钱财是司空见惯的事，尽管法律有所变化，这种做法仍在继续。

特定地点并向警方登记)长达6个月。由于额外的程序要求，新的立法更难执行，给警察设置了障碍。2019年，在撰写本文时，还没有针对性工作者的轻微流氓案件提交法院审理。然而，在吉尔吉斯斯坦，警察利用法律向性工作者勒索钱财是司空见惯的事，尽管法律有所变化，这种做法仍在继续。在公寓里工作的性工作者有因经营妓院而根据《刑法》被起诉的危险。由于这是一个更为严重的罪行，警方所索取的贿赂可能超过21万索姆（2700欧元）。此外，警察还收保护费。性工作者无论是愿意还是不愿意都要支付保护费，以避免被起诉。所有受访的性工作者都报告说，警方的勒索是她们面临的最大的威胁之一。他们都对警察持负面看法。大多数受访者表示，他们不会报告针对他们的犯罪。为了避免警方的注意，街头性工作者分散开来，避免在更安全的地方工作，使他们更容易遭受暴力。他们必须与客户快速协商，以避免与警察打交道，这迫使他们接受较低的价格或同意无保护性行为。警方还试图通过威胁向家庭和社区透露性取向或性别认同，向变性者和男性性工作者勒索大笔款项。街头性工作者认为，独自工作的性工作者比那些与老鸨一起工作或通过网络工作的性工作者更容易受到骚扰。没有人可以充当中间人与警察打交道，所以他们被拘留的次数更多。在吉尔吉斯斯坦，与中间人合作可能是性工作者的最佳选择，可以帮助他们避免警察的骚扰，也意味着他们较少可能被迫行贿。

你可以[在这里](#)阅读完整的吉尔吉斯斯坦案例研究（英文和俄文）。

马来西亚

在马来西亚，有两个将性工作刑事定罪的法律框架：联邦刑法和州伊斯兰教法。穆斯林性工作者可以根据伊斯兰教法或《刑法》被指控，这取决于他们是警察逮捕或是伊斯兰宗教委员会（国家伊斯兰宗教委员会）逮捕的。非穆斯林只能被根据《刑法》起诉。最常以性工作为目标的伊斯兰教法包括禁止（针对所有性别的性工作者）拉客的法律和禁止男性“冒充妇女”（针对变性性工作者）的法律。性工作者通常因《刑法》中两个条款被逮捕。第372B条将“卖淫”或“任何不道德目的”的招揽行为定为犯罪。Section 372A将以“卖淫”或充当中间人的获利为犯罪行为。马来西亚的性工作法因地区而异，因为伊斯兰教法属于各州的管辖范围。然而，各州之间的主要区别通常与犯罪无关，而是与判刑有关。例如，在监禁天数、鞭刑的严重程度或根据伊斯兰教法判

受访的性工作者表示，与性工作有关的罪行最常见的惩罚是：监禁数月；鞭笞；或议会监督系统，包括强制性咨询和定期报告。

处的性工作者的罚款额度方面存在差异。受访的性工作者表示，与性工作有关的罪行最常见的惩罚是：监禁数月；鞭笞；或议会监督系统，包括强制性咨询和定期报告。性工作者被控与性工作有关罪行，也过多因其他罪名被起诉。将变性者刑事定罪的法律经常被用来逮捕和指控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1952年的《危险药物法》也被用来打击性工作者，它把持有毒品即使是少量的毒品刑事定罪。性工作者报告了警察钓鱼执法的经历。他们报告说，警察会对他们栽赃毒品，然后以藏毒罪逮捕他们。在公共假日和周末，警察、州伊斯兰当局和其他执法人员对经济型酒店、水疗中心和私人聚会进行突击检查，作为他们的严打恶习和毒品行动的一部分。性工作者通常被指控犯有毒品犯罪，而不是“恶习罪”，尽管突击检查的表面目标是“预防恶习”。性工作者说，马来西亚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他们都对警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你可以在这里阅读完整的马来西亚案例研究(英文)。

墨西哥

在墨西哥，由于没有关于性工作的联邦法律，性工作是由地方法律进行管辖的。每个州或城镇都使用卫生、安全和公共秩序条例单独规范或禁止性工作。在墨西哥，大约有13个州对性工作采取监管措施。这些州已经通过了法律允许性工作在非常严格的要求和管理下进行。例如，性工作只允许在指定的红灯区或有执照的妓院进行。此外，这些地方法律对性工作者，包括容忍区的街头性工作者和妓院性工作者进行登记。性工作者还必须参加定期体检（阴道检查、艾滋病和梅毒检测）。体检费用昂贵，性工作者必须自己支付费用。如何性工作者的性病检测结果是阳性的，并且该性病是可治疗和可治愈的时，他们在接受治疗时不允许进行性工作。如果艾滋病毒检测呈阳性，则永久吊销其工作许可。在许多情况下，感染艾滋病毒的性工作者的隐私权受到侵犯——当局与妓院检查员和老板分享检测结果。这些条例通常只适用于顺性女性，因为法律不包括男子。由于缺乏性别承认法，跨性别女性往往被官方归类为男性。警察有时利用对方对法律缺乏了解，向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勒索钱财，要求看他们的许可证，尽管法律没有要求他们登记。本案例研究中，一些受访者表示，他们试图满足注册要求，但他们很难遵守所有规则，因为体制内充斥着违规行为和腐败。由于这些法规，性工作实际上被刑事定罪。因为很难遵守这些要求，几乎所有性工作者都非法地开展工

性工作者感到不受法律保护，由于司法系统和执法部门腐败程度高，因此不信任当局。因此，墨西哥的许多性工作者无法诉诸司法。

作。受访的性工作者说，这类规定对他们造成负面影响。这些规定对他们污名化，增加她们的脆弱性，使当局对他们过度控制，而且往往侵犯他们的人权。

在墨西哥，一项反人口贩运法律也被用来将性工作者刑事定罪。例如，当一群性工作者共享一所房子时，当局可以逮捕签署该房屋合同的人，并根据第三方法律指控他们进行贩运。这些法律的实施方式意味着所有性工作者都被视为人口贩运的受害者或犯有贩运他人罪。性工作者感到不受法律保护，由于司法系统和执法部门腐败程度高，因此不信任当局。因此，墨西哥的许多性工作者无法诉诸司法。

你可以在[这里](#)阅读完整的墨西哥案例研究(英文和西班牙文)。

新西兰

2003年通过《卖淫改革法》(PRA)时,新西兰的性工作已合法化。免除定罪意味着所有有关性工作的刑事处罚都被取消,诸如靠性工作收入生活、拉客、拉皮条和妓院等活动不再是非法的。性工作者现在享有与任何其他劳动者一样的权利,并可以向处理职业健康和安

总体而言,性工作者表示,自性工作去刑事化以来,他们感到合法性和对法律的信任感。然而,他们继续受到来自社区和一些机构的污名和歧视。

全以及人权保护等问题的公共机构寻求支持。PRA还引入了针对性工作的新法律。例如,法律规定,必须采取一切合理步骤,在性工作者和客人可能传播性病的活动中使用预防性护套(避孕套)。接受本案例研究采访的性工作者认为,这一部分法律得到了妓院管理人员的支持,如果顾客在没有避孕套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他们可以自己引用法律来执行。然而,这也会产生其他问题。《工作健康和安全法》(HSWA: 2015)已经要求使用安全套,所以这项额外立法充其量只能被视为多余的,更糟糕的是,这项立法可以认为是污名化和有害的。虽然PRA为性工作提供了一个国家法律框架,但地方政府的法规控制着性工作产业的标识和分区等。一些市议会已经通过了一些法规,试图通过重罚来取缔街头性工作(或所有性工作)。但在新西兰所有主要城市,性工作者报告一致感到PRA的精神受到地方当局的尊重。总体而言,性工作者表示,自性工作去刑事化以来,他们感到合法性和对法律的信任感。然而,他们继续受到来自社区和一些机构的污名和歧视。性工作者与警察的关系自免除定罪以来有所改善,尽管顺性别性工作者对警察的看法比跨性别或非二元性别性工作者更为积极。受访者表示,他们会向警方报告袭击或暴力,很多已经这样做了的人反映受到积极对待,但仍害怕作为性工作者在司法系统中被污名化。街头性工作者比其他性工作者受到的更严厉的管制——他们更明显,也遭受着更程度的污名化。街头性工作者报告说,他们与警方打交道更多,例如因《滥用品法》被搜查,或因在公共场合饮酒而被叫停。受访的妓院和其他室内工作人员没有与警察打交道的经验,但他们的印象是,警察支持性工作者的权利。PRA规定,任何持有临时签证的人不得以工作者、经理或企业主的身份从事商业性交易。这对新西兰的移徙性工作者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他们作为非法工作者,没有与本地性工作者一样获得司法救助的机会。由于有被驱逐的危险,移徙性工作者仍大部分处于地下,这增加了他们遭受暴力和剥削的风险。

你可以在[这里](#)阅读完整的新西兰案例研究(英文)。

塞内加尔

性工作在塞内加尔是被高度监管的。虽然法律理论上允许所有21岁或以上的妇女从事性工作，但实际上，性工作在大多数场合是被禁止的。例如，性工作者不能合法地在旅馆、妓院、家中或公共场所(街道)工作。塞内加尔的性工作法只适用于顺性别的女性性工作者，然而，根据《刑法》对同性性行为的有关规定，可以逮捕和起诉男性性工作者。因此男性性工作者必须躲藏起来，在暗地里工作。从理论上讲，如果21岁以上的女性性工作者向当局登记，他们可以合法工作。为了进行登记，他们必须提供正式的身份证明、四张照片和居住证明。他们必须将这些文件带到当地医院，缴纳1000非洲法郎(1-2欧元)登记费。他们的记录将保存在医院，并将一份副本送交警方。这意味着警察有性工作者的家庭地址，很容易向他们勒索钱财。登记的性工作者每15天接受一次体检，但在实践中，通常为30天。这些检查包括阴道检查以检测性病和一般检查。每6个月，他们必须接受艾滋病毒和梅毒检测。性工作者必须向警察出示他们的健康手册，他们的疫苗接种记录，有时还有他们的护照。如果警方在这些

接受案例研究采访的迁徙性工作者报告说，他们特别容易受到勒索，不仅来自警察，还有来自卫生当局，他们对检测和服务收取更高的费用。

些检查中发现性工作者没有登记，他们就会逮捕他们。由于这些条例很繁琐，塞内加尔的大多数性工作者没有登记，都是非法开展工作。因此，警察经常在各个工作场所向性工作者勒索钱财。所有性工作者都行贿，不管他们是否登记，但那些没有登记的人要支付更多钱。拒绝行贿的注册性工作者可能会被逮捕。他们可能在警察局过夜，但通常第二天被释放。警察街头性工作者勒索钱财，因为在公共场所拉客是非法的。接受案例研究采访的迁徙性工作者报告说，他们特别容易受到勒索，不仅来自警察，还有来自卫生当局，他们对检测和服务收取更高的费用。除了勒索钱财外，警察还要求性工作者提供性服务，作为不逮捕他们的条件。

你可以在[这里](#)阅读完整的塞内加尔案例研究(英文和法文)。

结论

上文总结的案例研究综述了实施不同的性工作法律是如何影响性工作者。性工作的合法化(墨西哥、希腊和塞内加尔)对性工作者造成伤害,因为监管条例限制性强,难以遵守,大多数性工作实际上都是非法的。这意味着大多数性工作者面临被逮捕和起诉的风险,与性工作完全被刑事定罪的国家相同。在将性工作或与性工作有关的辅助活动刑事定罪的国家(马来西亚和吉尔吉斯斯坦),性工作者显然要冒风险,比如在偏僻地区工作,或在与客户仓促谈判时同意提供无保护的性服务,以避免警方的注意。此外,这些国家的警察利用法律和逮捕向性工作者勒索钱财。在引入北欧模式的法国,由于客户数量减少,性工作者更穷,冒更多风险。根据禁止公共场所性工作的法律,法国性工作者继续成为警方的目标。新西兰的免除定罪成功地在性工作者中建立了合法性意识,其中大多数人愿意向警方举报针对他们的犯罪,并行使他们的劳动权和人权。在新西兰,污名化仍然是一个问题,移徙性工作者不能从免除定罪所产生的保护中受益。

如果性工作仍然是刑事犯罪,或受到严厉监管,性工作者将继续遭受警方的折磨,并被迫在工作中冒不必要的风险。

性工作法赋予警察的处置性工作者的权力是贯穿整个案例研究的主题。除了新西兰,每个国家的性工作者都害怕警察,许多人面临骚扰、虐待和勒索。性工作免除定罪是在很大程度上消除

警察对性工作者的权力的唯一法律框架(尽管警察可能仍然利用毒品法等其他法律将性工作者作为目标)。如果性工作仍然是刑事犯罪,或受到严厉监管,性工作者将继续遭受警方的折磨,并被迫在工作中冒不必要的风险。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致力于保障性工作者和性工作领导者机构的底层声音能够被听到。简报记录了性工作者在地方、国家和区域层面所面临的问题，这些简报也会试图分析全球趋势。

“性工作”一词反映了性工作者社群内部巨大的多样性，包括但不限于：女性、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和双性恋性工作；异性恋男性性工作；感染艾滋病和其他疾病的性工作；使用毒品的性工作；年轻的成年性工作（年龄在18-29岁之间）；有证件和没有证件的流动性工作者，以及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生活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性工作；残障性工作；以及被拘留或监禁的性工作。



The Matrix, 62 Newhaven Road
Edinburgh, Scotland, UK, EH6 5QB
+44 131 553 2555
secretariat@nswp.org
www.nswp.org/zh-hans

NSWP是一个私营非营利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编号：SC349355



该出版物由以下机构资助 AJWS